

# 一叶一茶总关情

□ 翟传海

今年新茶上市至今，已经喝光五斤桐柏玉叶了，原因是它最为“抓口”！

凡饮茶者，尤重啖其味。“抓口”是我们的方言土话，意思是口感厚重、爽口耐喝。这实属本人的经验之谈。

参加工作之前的20几年里，几乎是没有接触过真正的茶，个中原因，除了家庭贫寒外，主要是当时的人们生活还没有达到饮茶、品茶的水平，更主要是我们本地不产茶叶。

参加工作之后，有了客人才偶尔来上那么一点。那时，买到的茶叶是塑料袋装的“陈茶”。壮如干枯的芝麻叶，颜色黧黑，味道涩苦。根本谈不上品茶或享用，就是装样子、充脸面，故作风雅罢了。

走南闯北多了，信阳毛尖、洞庭碧螺春、安溪铁观音、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云南普洱、太平猴魁、六安瓜片，及至红茶、黑茶、白吉茶等都喝过。但喝来喝去，总觉得有的颜色太淡不悦目，有的茶汤太酽不赏心；有的寡淡无味欠清新，有的不抓口，有的不耐喝，有的过于嫩小不上眼，有的粗野杂乱不好看。最终，经过半生的挑选，桐柏玉叶成了我的最爱。

桐柏玉叶产于大别山腹地的桐柏山，淮河之源头。茶树在幽幽苍谷中饱受高山云雾的滋养，孕育出的山茶，芽毫隐藏，绿翠油润，厚大光滑；经过古法炮制，叶片平薄青翠，一如玉石块上揭下的片玉一般，片片分明。存放如沙粒下坠扎堆，不虚不胀；开水冲泡，片片舒展如故，无烂叶没尘渣。片片支支棱棱，嫩嫩绿绿，明明亮亮，疏疏朗朗，婀娜娜娜；叶片一番升腾，全盏杏绿清澈，浓淡适宜。举

杯鼻下，清香扑鼻。小啜轻抿，鲜爽、清香、醇厚，花香、熟板栗香兼具，且香味持久，浓郁悠长……

桐柏玉叶的手制作工艺也十分精细，从鲜叶采摘到成品茶出售要历经摊放、杀青、回潮、挥锅、分拣等数十道工序，历时五六个小时。制茶大师根据鲜叶大小、老嫩程度，和锅中茶坯的成型状况，与锅温有机配合，抓、抖、搭、捺、推、拓、扣、甩、磨、压，不断变换手法，这才炒出色、香、味、形俱佳的桐柏玉叶来。

桐柏山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南阳仅有的山茶适宜主产区。书载，此地唐时出现茶业，至宋代即为全国十三大茶场之一，现为河南省产茶重点县、优质茶叶生产基地。

桐柏玉叶研制于1985年，1986年即被评为“河南省优质茶”。1999年在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荣获铜奖，2002年被评为“河南省十大名茶”，2006年在第六届国际名茶评比中荣获银奖。

“借问陆君何处去？品茗只向太白峰”。桐柏山主峰太白顶东侧的金台观、水帘洞、桃花洞一带，是桐柏玉叶的培育、种植中心如今‘三湾（程湾、王湾、西湾）也成了它的主产区。当下，该县茶园总面积达16万余亩，从业人员5万多人，干茶叶年产量达4000吨以上，年产值11亿多元，综合产值则超过20亿元。

喝桐柏玉叶多了，品桐柏玉叶久了，心中便有了自个的“茶经”：桐柏玉叶抓口浓，绿水青山有大功。⑦1

（作者单位：农行南阳分行）

## 暮光落下

□ 袁淼

提及母亲，我是否为记忆里她们的曾经青春和美好所伤感，退一步说，我还不到正视生命终结的地步，就如正视绚丽的晚霞在我多情的注目下，一步步退回到黑暗的深渊。但是母亲的确在一个霞光四溢的日子，被我突然间发现，她已经苍老了。

夏季里，植物们都热烈而空前的繁茂，我正是在这样光阴下，捡一个傍晚下班的日子，来到母亲的郊区的房舍。

几日不见，母亲房舍前的凤仙花灿灿地迎风招展，红艳一片，几只鸡仔在悠闲地踱着方步。母亲正蹲在地上的身影，一下子映入眼帘。晚霞照着她瘦小的身躯，脸颊凹陷下去，不知何时蹿出来的白发迅速地覆盖了头顶，光影之间，虚幻和现实之间的母亲，让我一时间难以面对自己瞬间到来的脆弱，她就这么老了，为家庭操劳一辈子的母亲啊。

我不知自己走近她的脚步，是否布满了痛感和苍茫。

听到脚步声，母亲转过头，看到我，马上开心地叫了我的乳名，并缓缓站起身来，指着地上摊开的麦粒：这是给你留的，翻晒了两天了，到时候打出来新面粉，混上麦子皮，给你蒸你爱吃的馒头。我望着她挂着密集的水汗的脸，鼻子有些发酸。母亲和父亲在郊区住，租了附近农户的地种麦子，就为了给我蒸我爱吃的麦皮馒头。

回想起那几日收麦子，正好赶上大雨即将来临，田地里到处是忙碌的收割机和人们焦灼的身影，我知道母亲对这些麦子的看重程度，也急急慌慌地赶过来，看能帮上什么忙，但实际上也帮不了什么，自动化的收割机一气呵成，麦粒滚落滚入槽内。我那身材瘦小的母亲却提着个篮子，将边边角角没有收割到少许的麦穗，以及掉落在地里的麦穗，都悉心地拾起来，放进篮子内，不大工夫，竹篮都塞满了，母亲看着这些差点遗失的麦子，像看着一件珍贵的宝贝似的，笑容开满了褶皱的花。

至于吗，就这些，我不解地轻声说。

不能浪费啊，大地上生出来的一切作物，都要珍惜。母亲抿着嘴巴笑：粮食就是这么节约出来的，只有颗粒归仓，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

晚霞在我可见的速度里，不易觉察地隐去，黑暗浮上来。母亲拉开房屋和院子里的灯，白色的灯管下，飞来许多小小的飞虫，围绕着亮光舞动着透明的翅膀，院子里那棵槐树有巨大如伞状的枝叶，投下浓重的夜的影子。简朴的房间明亮而温馨。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餐，一碟黄灿灿的炒鸡蛋，一碟腌黄瓜，两张煎饼，两碗粥。

我津津有味地吃光了它们其中的一份。母亲喝完最后一口米粥，又拿煎饼在空碗里旋转了一圈，然后满足地咀嚼着咽下去。我已经司空见惯了，母亲多年养成了这么个吃饭的习惯，非得把碗里粘上剩下的食物给吃光，哪怕手头没有东西可粘，她也有办法，那就是用舌头在碗里旋转一圈，反正不能有丝毫的剩下。为此，在一次亲戚间的聚会上，我有些难为情地说了母亲，却被父亲严厉制止：我们那一辈经历过苦难，不想浪费，多正常的事情，不像你们大手大脚惯了。

我想起了沉默寡言聚少散多的父亲。年近六十的父亲在另一个城市打工，只在节假日匆匆地回来一趟，带回些吃的穿的用的，有时候再给母亲一叠钱。

存起来，以后还要给孙子用。父亲端起那个不知用了多少年茶渍斑斑、陈旧的玻璃水杯咕咚了一口，一些茶叶在水里漂浮着又落下去。他匆匆地踏着落日归来，又在黎明前离开。背影在时光的蹉跎下渐渐地佝偻下去，和母亲一样，在岁月里颓败。

夜已深沉。

在最踏实的亲人这里，植物和有关的生灵都可以凋谢，但一些闪光的温情片段不朽，那些记忆的温暖，以及尘世永无答案的悲伤和神秘欢愉，都令我在这一刻深切地感受到，如此确定且充满爱意。⑦1

## 灵魂暗香

□ 刁峰林

霜雨滤洗岁月  
沉淀文明厚重  
城市和人一样都有  
生命、梦想、激情、个性  
一个如碗城市  
盛满楚风汉韵、三国故事

黄山遗址里的  
粮仓、玉器作坊  
向世界诉说着  
文明在宛

宛城黄台岗镇的老者  
自豪地向孩子们讲述着  
范蠡功成名就又急流勇退  
三散家财的故事

红墙黛瓦、焕然一新医圣祠  
伟伟汉阙排队欢迎  
世界各地杏林栋梁  
敬仰拜谒

莽莽龙岗武侯祠  
俊男靓女着汉服

正在演艺着三国故事  
表达着汉舞的  
朴拙与盈巧、厚重与柔美  
三顾变成了N顾

张衡墓前的地动仪  
八龙、八蟾默默聆听着  
《南都赋》的凝重  
《归田赋》的悠闲

政通人和天酬勤  
“两汉文明看南阳”的口号  
召唤来了  
政要、商贾、融媒、杏坛  
诸等贤士 齐聚一堂  
筹备、成立了  
“南阳汉文化研究会”

汉风汉韵宛如  
一股暗香袭来  
城市灵魂有了归宿  
深沉雄大  
南都帝乡的名片  
奕奕璀璨⑦1